



書經蔡傳旁通

七

七
三

服部文庫
117
151
7



117
151
7



書系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洪範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

唐孔氏曰此經文肯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間退而自撰其事故孔傳特云箕子作之又云商曰祀周曰年此周書也

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此篇蓋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書皆云商書是箕子所作明矣愚按左傳襄二年云商書曰無偏無黨意夫子未定百篇之前此篇雜商書中自經夫子之手然後定為周書以繼武成之後歟今觀箕子有不可臣之實預言固為臣僕一也紀周之年而稱祀二也對武王不稱王而曰曰汝三也特以斯道之在已舍武王無可傳者不得已而授之此武王之問固難其辭而箕子之答尤難其辭也武王之訪即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新安陳氏

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其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也歟

朝鮮

漢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周秦時與中國絕武帝元封三年始開寰宇記云平州盧龍縣有朝鮮廢城即殷箕子受封之地今平灤路盧龍縣也

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

朱子詩傳云秉執也彝常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

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也。愚按武王所問箕子所對。共指彝倫。蓋合一本萬殊之理。言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近而五常之性。散而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皆在其中矣。蓋五行五紀。在天之彝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彝倫也。皇極在君。在民之彝倫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彝倫也。庶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彝倫也。推之而彌滿六合。卷之而退藏於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為萬萬會。于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用兼該。顯微無

簡。此其所以為常理。此其所以為洪範歟。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

鯀治水九載。不能順水之性。而疏導之。乃以土塞其下流。夫水性潤下。不得其性。則必橫流逆決。而為害甚矣。夫五行之序。水居其首。而土居其終。當鯀之施工。而水土障塞。是汨陳其五行也。蓋水得其性。地平天成。然後木火相生。金土呈露。而稼穡以成焉。今五行既亂。則萬物失宜。民生不遂。舉凡

尋倫之當然者皆數敗而不叙矣夫以鯀之方命
北族數敗尋倫得罪于天宜上帝之震怒也羽山
之殛舜固誅之然舜之誅之也可怒在彼已何與
焉故鯀之殛理之所當怒也理之當怒即上帝之
所怒也然觀箕子之論謂之尋倫攸數可言也謂
之帝乃震怒亦可言也孰從而知九疇之將界而
不早哉蓋於禹而後知之也禹使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而界九疇則汨陳五行者之不得界從可知
矣雖然當陶唐之盛於變時雍之際又何尋倫之
數哉此無他非言朝廷也蓋言水患之甚為民害

也五行既汨九功未叙獸蹠鳥迹之道交於中國
堯甚憂之此尋倫之所以數也豈必細常絕滅而
後謂之數哉

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
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尋倫之所以
叙也尋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故君子以人治人則治永者亦當順
水之性也先天之位中澤通氣居天下之水皆出
於山而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蓋艮居西北而兌

尚書卷之五
卷七
居東南則天下之水必源發於西北之山而委趨於東南之澤者是水之性也。天地定位去古未遠神聖繼作財成未備是以水之在地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當唐堯之際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泛濫衍溢懷山襄陵四海一壑仁人之所惡而帝堯之所憂也舜使禹治之禹知水勢所激在龍門呂梁之間乃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下流之勢然後治梁及岐鑿龍門疏砥柱使大河西來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不致橫流逆決然後迤邐東行各循其道河水既定餘川尚多

禹之施工皆自下流疏濬其壅遏分別其枝派故自冀而兗而青而徐此自北而之東也自徐而揚荆由東而南也自荆而豫由南而至於中土也自豫而梁雍又由中土而後至西北也蓋天下地勢西北至高東南至下芒芒禹迹必先經理其下流而後浚滌其泉源此所謂順水之性也豈若絲之罽塞汨亂之為哉禹也能行其所無事以蓋前人之愆善莫大焉且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惟能生覆而不能成載故盈天地之間者必麗乎土昔也洪水

尚書卷之五
卷七
五

尚書旁通 卷七 六
為患莫不昏墊今也水患既去地勢已平而天之
所生者可以成遂矣如六府孔修三事允洽皆是
也莫大於天地使天不成而地不平天地亦無如
之何也一禹之功上極乎天而天者成下蟠乎地
而地已平窮高極遠而深原測推而放諸而四海
準垂之萬世而求有所賴是則功侔造化道通神
明固能使天不愛道地不愛寶穹示効靈而川嶽
貢珍者也昔者伏犧在御龍馬已掌負圖出河矣
伏犧因之而畫八卦禹之功業充塞天地而垂諸
無窮者如此寧不有感而致盛時之嘉瑞乎故洛

水之涯天地之中也陰陽之交也風雨之會也有
神龜焉乃能於此負書而出許氏說文云書者如
也又云著也蓋天地之理與數著見於此而又克
如禹之志也伏犧仰觀俯察不待河圖而畫八卦
而龍馬出河之數自合於先天之圖故謂之河圖
大禹地平天成不待洛書而叙九疇而神龜出洛
之數自合於洪範之書故謂之洛書箕子乃言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夫既非人力之可致也則不曰
天錫而謂之何哉洪範之訓是為大法尋倫之訓
是曰常理禹之所以為大法者其存神過化亦已

久矣。於今而有觀於龜背之數。自一至九。是何神也。天不言。豈有世人之字。以為書哉。特所具者數而已。數之所存。理之所寓也。聖人以常理寓諸法。天以常理寓諸數。理同則道無不合矣。是故禹也。別龜之數。叙吾之範。龜有九數。範有九類。九類既彰。萬理咸備。故曰尋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九疇叙於聖人。九數闡於洛龜。倫既叙於疇。而數壹寓於書。故後世即謂九疇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也。吁。是豈可以易言哉。

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

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此據龜體記之。戴九九數。近首也。履尾也。近尾有一數也。左三右七。二近左脇。七近右脇也。二四為肩。二近前右足。四近前左足也。六八為足。六近右後足。八近左後足也。又有五數居正背。此當補五數居中。一句始備。本數嘗詳言之。自一至九。而五數居中。五者數之宗也。一者其始。而九者其究也。龜背之文。分居九位。而五為之宗。則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自一至九。積而計之。凡四十有五。則為五者九為九者五也。然則九者九疇之所以分。而

五者又九疇之所宗也。五不著則九不叙。故汨陳五行則彝倫攸斁也。何以言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彝倫者天命之所付也。天道之運莫過於五行。五行者造化功用之原也。在洛書具五行之全數。在洪範貫五行之宗旨。其一六者水也。二七者火也。三八木也。四九金也。五居中土也。此具五行之全數也。一五行五氣運於天。而五材生於地也。二五事五行之發於人也。五皇極五數之御於君也。稽疑十五事物吉凶之先見也。八庶徵天人休咎之感應也。此貫五行之宗旨也。洪範九疇而貫五行。

者五位焉。故初一曰五行而不言用。無所往而不用也。是孰有大於五行哉。且九數之位崇陽抑陰。一為陽之始。故居下。九為陽之極。故居上。五為陽之中。故居中。三在五前為陽中之陽。故居左。七在五後為陰中之陽。故居右。一三者水木之生數。自北而東。陽生於子。誠之通也。九七者金火之成數。自南而西。陰生於午。誠之復也。二四六八是為陰偶。分居四隅。不敢抗陽也。六居一西。八居三北。四居九東。二居七南。陰隨陽。後各從其類也。水一加火二為三。三加木三為六。六加金四為十。十加土

五為十五。十五則無以復加矣。故洛書一二三四五之積為十五。羲畫以一極兩儀。四象八卦。合之亦十五。然洛書之十五。陽之積也。羲畫之十五。陰之積也。陽則周流而無窮。陰則一定而不易。故洛書縱橫錯綜。皆十五。而為十五者。有九。以橫計之。二九四四九二。各為十五。一也。七五三三五七。各為十五。二也。六一八八一六。各為十五。三也。以縱計之。二七六六七二。各為十五。四也。九五一一一五九。各為十五。五也。四三八八三四。各為十五。六也。以斜計之。二五八八五二。各為十五。七也。四五六

六五四。各為十五。八也。以錯計之。正之一三。偶之二四。以及中五。又虛中而七跨八。九跨六。各為十五。九也。愚故曰五九者。龜書之大數也。雖然十五之數。雖有九。而其參五數者。止五位。其二九四六一八。二七六四三八。則未嘗有五。豈土居於中。而不及四圍乎。曰不然。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亦為五。土固無所不在也。一六為水數。六退五即生一。加五即成矣。是水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二七為火數。七退五即生二。加五即成矣。是火之生成。不離乎土也。三八為木數。八退五即生三。加五即成矣。

是木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四九爲金數。九退五即生。四加五即成矣。是金之生成不離乎土也。土得一四亦生。二二亦生。合二二三四爲十而後成也。水火金木生於土之先。成於土之後。土生於四者之後。成於四者之先。所謂土得一四亦生。二二亦生者。一四合五。金生水而金枯也。二二合五。木生火而木燼也。金枯木燼皆爲土矣。洛書無十數。一二三四之積是爲十。不待更著十也。此洛書所以具五行之全數。而洪範所以貫五行之宗旨也。朱子易學啓蒙云。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

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四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二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一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又云。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左一。

點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天九之象也。又云洛書之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又云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盈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又云聖人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

位與數左曉然矣。又云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本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五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

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爾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則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也。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西山蔡氏云。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

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二正龜背之象也。惟劉敏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不合並無明驗。漢書劉歆云。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關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愚又按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為一書。以為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

而數不傳。於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章八十一變。共六千五百六十一變。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尋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

此九疇之綱也

朱子語錄云。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云。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又云。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

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丁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於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其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又云。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

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王太古見易云範疇有九合乎河圖之綱數王氏以九為數為河圖範之子自五十五合乎洛書之目數王氏以五為數為洛書五行有五事有五政有八紀有五皇極居一德有三卜五占二休徵五咎徵五福極共十一總五十有五疇有九而五行不言用虛一者體猶太極也目五十五而皇極不言數虛一者理猶太極也昔禹之謨九功其六府以水火金木土穀為序自上克下河圖九宮之文也及叙九疇其五行以水火木金土為序依天一地二之次洛書五位之文也其

序禹貢又準洛書以北東南中西相生為序先冀州於北次兗青徐於東水生木也又次揚荆於南木生火也又次豫於中火生土也又次梁雍於西土生金也若此者非規規求以合之也合乎理故合乎圖合乎書無往而不合也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輯纂引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善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

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塞，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愚按以五事參五行者，言人之貌言視聽思正與天之水火木金土相配合也。詳見本疇。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一曰食，主於稼穡，必因春之發生，夏之長茂，秋之

成遂，順天時而施人力，然後稼穡可成焉。二曰貨，以五金為富，必因天地之所產，而人取以為貨焉。三曰祀，必因天地鬼神為物之體，而不可違，故祭祀以報其本焉。四曰司空，主乎水土，必因天時地利，而使四民各得其所焉。五曰司徒，教以人倫，必因天叙天秩而教民明善，以復其初焉。六曰司寇，掌邦禁，必因天討有罪而施刑焉。七曰賓，必因天地之蕃毓而後嘉會以合禮焉。八曰師，必恭行天罰，以誅鋤暴亂焉。此所謂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民以食為天，故以食為首，而又曰農用焉。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天之為象以日司晝以月司夜以星辰司位次南
北二極示人以樞機東西升降示人以運動日月
之會示人以晦朔晝夜長短示人以寒暑周匝示
人以晷歲中星之移示人以躔度斗杓之指示人
以月建天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矣在乎人之所
以推測而合之耳故聖人制為曆數之書詳步占
之法以求其所以合乎天者焉故曰五紀曰協所
以合天也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

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人君中不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當以一身為四海之標準
無所不用其極使民皆仰望而取則焉故皇極曰
建所以立極也

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聖人之德有常凡民之德則無常也無常則為變
惟聖人為能隨其變而應之必至於治而後止故
曰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

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

人心不能無惑惟天可以為人心之準天者理之

所由出也。理明則惑祛矣。然天不言，理無迹。聖人必假著龜以前民用，而使民聽命焉，以為之準。故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

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兩暘燠寒風五者皆天之所為也。人君必因而反之於已，以省吾所以感召之者如何。蓋聖人無一時而不戒，無一事而不戒。天人感應之機，必有攸在也。故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五福者人之所嚮也。故因以為勸。六極者人之所

畏也。故因以為懲。人君而能建其有極，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凡民而能錫汝保極，則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人之間有感必有應者如此夫。

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

本之以五行，則承天意以從事。敬之以五事，則身修而道立。厚之以八政，則萬事得其宜。協之以五紀，則四時得其序。此皇極以之而立也。又之以三

德則俗化日以厚明之以稽疑則事理日以著驗
之以庶徵則戒懼日以謹勸懲之以福極則善惡
之效不可誣矣皇極之行其備於此矣

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
生土

太古王氏曰五行之生成以奇偶為天地也以先
後為一二也太極渾然初無象數因氣成質先後
可紀生之類水最先故曰一數奇而陽故曰天火
之生次水故曰二數偶而陰故曰地木金土又次

之故曰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語其生則
土最後蓋有水火木金而後土有以為質語其成
則土才具而四者皆因以成土又因四者之生以
為成本無六七八九十之序也原其生則有是先
後之序耳生之者奇則成之者偶生之者偶則成
之者奇蓋獨陽獨陰不能以生成也夫所謂水最
先者物靜而動氣以潛潤呵而雨啗而涎悲而泣
愧而汗牝牡之交感果實之包含其初皆水也濕
之氣鬱於陰則熱故火次之熱與濕相搏持則凝
故木次之俄而堅強不撓故金又次之四者俱備

相與冲和。故土居其中。故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也。水火木金非土不能以有成。故生成之數水之一。加於土五則為六。火之二。加於土五則為七。木之三。加於土五則為八。金之四。加於土五則為九。土之五。不待加五也。以土加土。如塗附塗。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土之成數。曷為而成十哉。全水火木金之生。即土之成數。蓋一二三四之積。即十數也。愚按此論甚精。可以發明九宮無十數也。又蔡傳引疏文。微著為次之說。亦可與此互相發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

東齊集傳云。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斂曰穡。

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

輯纂引夏氏云。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

五行有聲色氣味。

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土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羶。金腥。土香也。

以性言也。以德言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為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為性也。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

其次叙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以思皆入事也。故謂之五事。

貌澤水也。言揚火也。

精之潤澤者為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水。氣之發揚者為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

視散木也。聽收金也。

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虛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

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

思通土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體，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論語云：貌思恭，言思忠，視思明，聽思聰，思於貌言視聽無所不在。故土於水火木金亦無所不有。故以思屬土也。勉齋黃氏云：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煥，少陽金聽寒，少陰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

焉。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

德者，所得之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貌自得恭之理，言自得從之理，目自得明之理，耳自得聰之理，思自得睿之理，皆天性之本然，人事之當然也。

肅又哲謀聖，五德之用也。

恭從明聰睿，本得於天，故為德之體，由是作肅。作又，作哲，作謀，作聖，則德之用也。蓋貌本具恭之德，而乃不能作肅，是有體而無用也。用不行，則體亦無自而立。苟貌而作肅，言而作又，視而作哲，聽而

作謀思而作聖則恭從明聰睿五者之德無不備於我而為有德之人矣。顧在所以作之如何耳。作字是用之行。又按五事貌居其首。蓋貌總一身其德主敬是敬又為五德之原也。故曰敬用五事。如下文農用八政以食為首。故曰農用。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

愚按八政皆為民而設。故五事指名三事指官而不及冢宰宗伯司馬。民莫急於食貨。故首列之。在周禮則食貨掌於天官祀掌於宗伯。此分言食貨

則不及統率百官之事。獨言祀則不及朝廷禮樂之事。司空安居四民司徒教民五典司寇禁民姦慝皆切近民事者。賓如鄉飲鄉射之類。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本屬司寇。今析言之則不及朝覲會同之事。師如五人為伍守望相助之類。不言司馬則不及陳師鞠旅之事。蓋民生日用食貨既足然後修祀事。定居室教以孝悌。禁其姦慝。會賓友尚往來。然後能親其上死其長也。治民之序固如是。若主朝廷布政之職。則有不盡於此者。禮樂大事而不舉焉。愚固以八政皆為民而設也。注疏亦

尚書卷之... 卷七... 二十三...
云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
蓋八政主農而言非謂公家之事耳

歲者序四時也

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序四時四時得其序而後歲功可成也

月者定晦朔也

歲統時時統月時有三月故三月為天道小變之節不可差也在於定晦朔而已晦為前月之終朔為後月之始每於日月所會之辰定之則十有二月不差矣

日者正躔度也

在天為度在歲為日躔者日行於度也天有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二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每與月會則為一月一會之期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十二會而成一歲則日行之度尚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謂之閏餘積之三十歲則置閏月以貯之故日行惟在於正躔度躔度既正則日月之會無先後之差而餘分之積免失閏之謬由是日月曰歲皆可協矣

星經星緯星

經星貼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舍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掃之緯。昂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夜則仰觀而識之。後倚北極前定昏旦。中伺察五緯晨夕遲疾。順逆伏見。彗孛流隕皆謹視之。以奉夫戒。

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自玄枵至娵訾各有界限。夜考中星。知日月之行度。以追計其所會而定晦朔弦望。必於辰推之。則歲月日皆可定矣。詳見堯典。

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

也。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顛顛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著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返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愚按占步之法歷代不同三代不可考矣。後世作者莫善於唐一行天衍曆法。

其詳具載唐史今之授時尤精焉。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
 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
 也。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
 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
 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昧求之。而有以知其
 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
 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
 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

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皆然而禮所謂
 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
 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
 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
 他。即經文而但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
 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
 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
 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
 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
 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

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泰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王也

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朱子又云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以與其民也愚按極本於理福原於氣極建則福集者蓋理順而氣亦順耳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君以皇極為訓而庶民行之則庶民亦受其福矣君人者豈他有所謂福以付畀之哉

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此德者惟人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

下文言有猷有為有守此庶民之無淫朋者有能有為此正人之無比德者人民二字分言甚明諸說要以蔡傳為正新安陳氏曰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畧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帝念哉之念

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臯陶也歸斯受之之受

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非孟子所謂逃楊墨而歸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故歸斯受之

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朱子又云夫人之有能董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新安陳氏曰而康而色傳辨皆作民言孔氏謂汝

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兩而字皆指武王言假容
色以俯就誘掖人則人心感發無隱於君曰我所
好在德君則尤當迎其善意而錫之福也蓋攸好
德為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愚按此說儘善而朱
蔡並不孔從者蓋經文此一節本說庶民有此三
等所當念之者是中人以上有可見之德者也所
當受之者中人之資可與進德者也彼安和其色
自謂好德者中人以下者也朱子所謂革面從君
者謂如論篤是與君子者乎也莊者乎也汝則錫之
福者與其過而棄之寧若過而與之人君於此三

等或念之而不忘或受之而不拒或錫之而不吝
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無不勉為善矣如孔氏
之意止言念之受之兩等總以謙下之而錫之福
也如此則中人以下之資皆棄於聖人陶冶之外
矣下文尚言無庸榮獨况於革面而知以好德自
名者乎此朱蔡不從孔氏之旨也
榮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
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
榮獨微賤無善可錄又出於上段三等之下人之
所易忽者也高明尊顯聞望久著又出於有能有

為之上。人之所易畏者也。於此無庸而無畏焉。則抑揚予奪之間。其必有道矣。在三德之疇。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熒獨為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之末。高明為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朱子辨中併下文至而邦其昌解之。謂君之與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與蔡傳不同。此言有位者也。

此亦分三段者。第一段言在位而又有才智施設。使蓋其行。則是嘉其已善而益進其後效也。第十

段言富則方穀。貧則陷罪。是中人在位者必養其恒心。而後責其善行也。第二段言無德而錫福者。是謂用咎。蓋爵因及惡德之義也。誠以列于庶位之人。善惡有未易先知者。必考其實。而黜陟之也。詳此民人兩章。各分三節。其論人君升降予奪之權。既明且嚴。誠以居上御下。威福在已。一失其道。則下不得所。其將何以建其有極。而使民人皆錫汝保極哉。又按其作汝用咎。朱子謂至於無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蔡氏

謂則為汝用咎惡之人。愚謂作起也。咎歸怨也。如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之意。謂於無德之人。若錫
之福祿。則人皆起而歸怨於汝矣。
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
情性者也。

性字下當補之正二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
皆正。故皇極之君。以彛理為訓。惟欲使人得其情
性之正耳。愚又按此章有戒辭有勸辭。上六句用
無字者。所謂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也。下六句
用玉字者。所謂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也。前言

無偏陂好惡禁止之意重。後言無偏黨反側禁止
之意輕。蓋人慾之萌。能遏之於心。則及其既發。自
然中節。而無事禁止之嚴矣。方會其有極也。必指
其所當行者。故曰遵義遵道。道路遵而不失。則自
忘其傾邪狹小之念矣。及歸其有極也。莫不識其
正大之體。故曰蕩蕩平平。正直如行者之赴家。而
自達於公平廣大之域矣。始而行道。終而造道。皆
以人君為標準。而自求至極之理於吾心也。故在
君曰建其有極。在民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有
者。各有其有耳。非人有之而已。獨無也。又非得他

人之所有以為已有也。合而來也。各有其有來而至也。同有其有。此皇極君民所以相與之盛歟。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

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愚按太師教詩而本之以六德。是固可以融會性情而興起志意。然三百篇之多。一言之要在思無邪而已。曷若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使入諷誦之間。恍然而悟。油然而得者。故比之六詩。雖同一機。括而尤為切要。

者也。

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

凡民之所以有生者。父母也。父母有我。合天地之氣以成形。具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父母之所以恩育我者。其初惟能保此天地之氣。而使形體之長茂爾。其賢不肖。固未可必之。於後白也。有聖人焉。繼天立極。是彛是訓。能使天下之民。皆有以明天地之理。以全其固有之性。則其教誨式穀。有父母

之所不能備者於是時也。服膺皇極之訓，親近天子之光，皆曰生我者父母也。而能備教育之恩者，吾君又為一父母也。則其歡欣愛戴之私不極，其歸往之辭不止也。故曰以為天下王，夫自古未嘗一日無王也。而得民之尊已者為難，惟以德行仁者而後天下以為王也。蓋生我者一家之父母也，而建其有極者天下之父母也。為天下之父母則天下之赤子皆往歸之，不謂之王而謂之何哉？箕子之為是言以天下之公義而推望於武王者深矣。

正直剛柔二德也。

三德一疇。須分君民之別。然後義明。

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

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為政以德。德者出治之本也。人君道全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遇而應之爾。

疆弗友者疆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初

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

此三德之在民者，并非直為三德。人君能建其有極，故三德皆吉。凡民有氣稟之殊，習俗之異，故正直之德甚少，而剛柔過不及之德甚多。皇極之化，所以抑揚進退者，皆欲過不及者之歸于正直也。故乎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

正直即前所謂王道正直是也。乎康即前所謂無反無側，後所謂家用乎康是也。在下者無反側，在上者惟正直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也。

正直用之於乎康，剛柔用之於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習俗之偏，言習於疆而偏於剛，習於燮而偏於柔。氣稟之過，謂所稟沉潛而過於柔，所稟高明而過於剛。

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乎康強梗委弱，有舉世而然，有一家一國而然，有一身一時而然。聖人抑揚進退，威福予奪，所謂酬物制宜者也。

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

三德在君皆主於治民在民各從君所治民所習者剛或所稟者柔則君皆以剛克之民所習者柔或所稟者剛則君皆柔克之陽以舒之者言燮友柔克沉潛剛克皆人君之所予也陰以斂之者言強弗友剛克高明柔克者皆人君之所抑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兩端用中皆借說聖人稟中和之氣三德備具其為治也全體立於此而大用行於彼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或以剛克或以柔克抑

其過而引其不及而卒化天下於平康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兩端言剛柔也中言正直也聖人豈不欲天下之人皆正直而無所事乎矯拂哉不可必得故盡其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妙會極歸極而終得以歸于聖人之天也故曰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

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人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

可生可殺之類。孔傳云：王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臣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禮始諸飲食，蓋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威福之外，未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為戒。

頗不平也。

頗，普多反。與無偏無陂同訓。不平，舊本作無偏無陂。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韻改為陂。事見鄭忠

怨佩鱗。

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

詔

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亦僭或而踰越其常。

而家而國與皇極疇而邦其昌，好于而家同而字皆訓汝。彼而邦指周言，此國字指侯國言。大夫之家，諸侯之國，而謂之而家而國者，蓋王者一統天下，諸侯大夫不敢有其室，雖寄治於諸侯大夫其實，無非天子之家國也。天子不能作福作威而使權移於下，是自害汝家，自凶汝國耳。魯用天子之禮樂，其流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陪臣執國命，是其驗也。

龜曰卜著曰筮

輯纂引東齊集傳云。龜歲久則靈。著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藝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掛揲。凡十有八變而成卦。又西山蔡氏云。阜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非細事也。

雨者如兩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次。然立言自合五行之生序。蓋龜兆隨時而見。不如五事有先後之倫也。絡繹孔氏作落驛。疏云。希疏之意。愚按五兆。蔡氏與孔氏所釋大同。但孔氏不知為五行之兆耳。又疏云。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

者同異如何。又史記龜策傳其兆有首仰首悅足開足胗音琴也。橫吉之類。是漢太卜法。其文雖存而今之學者亦罕通之。又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經兆之體者各體為經也。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坵。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坵兆豐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坵有微明尊者視兆象卑者以次詳其餘也。

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朱子語錄云。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一貞八悔如重乾澤夫夫。火天大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天大畜。地天泰。內體是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

疏云。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

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
玄云悔之言悔猶終也悔是月之終故以為終
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
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
悔豫皆八是也

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韋昭云命也得貞

屯悔豫皆八也韋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為

在悔皆不利朱子啓蒙云三爻變則占本卦之彖辭而
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

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
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二上在
兩卦皆為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曰皆利建侯
舊說卜有玉兆尾兆原兆筮有連山歸
藏周易者非是

疏云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
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
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
卜法有三人故三人也又周禮疏云其形可占者
其象似玉尾田之璽鑊謂破而不相離也原原由

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尾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謐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西山蔡氏曰。恐非。是禹叙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

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

卜筮有六條。第一是大同最吉。第二是君從。第三是卿士從。第四庶民從。此皆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為次吉。

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

是第五條為次凶。

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

是第六條最凶。

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猶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

僖公四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預注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又朱子語錄云。易占

不用龜而每言著龜皆具此理也筮短龜長者謂
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扞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
成亦有自然之易。

兩屬水陽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按朱子太極圖解水陰盛故為雨火陽盛故為暘
木陽樞故為燠金陰樞故為寒土冲氣故為風此
序亦與五行生序同。

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

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引左傳愨公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珮

狐突歎曰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
金行在西是謂之寒輯纂引新安陳氏曰兩暘燠
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
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
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又孔氏
疏云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
不彫故土氣為風葵初王氏曰吳斗南以兩暘燠
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引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
以孔氏陳氏之說補之極合造化愚按五事思曰
曆曆作聖休徵曰聖時風若蓋思無不通曰曆有

八風宣暢之象。

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

一曰水在事為貌在徵為雨。二曰火在事為言在徵為暘。三曰木在事為視在徵為煥。四曰金在事為聽在徵為寒。五曰土在事為思在徵為風。皆自然之合也。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

應之。自然之應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

愚按蔡氏既曰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是其失得感應之條緒有不可紊者矣。然又以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者。是何言之相反也。此無他。蓋言理不可爽。事不可泥。以深懲漢儒穿鑿之弊。以解後世之惑耳。前言自然之應者。以其理有不可爽故也。後言膠固不通者。以其事有不可泥故也。且經文明言念用。

庶徵又曰王省惟歲且以五事之得失詳著其効
驗如此是固人君之所必當省念而克謹天戒者
豈妄爲虛文以厚誣天人哉朱子語錄云今人讀
書籠心太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
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
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又時
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
暘順應之哲時煥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
思所以便說時煥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
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

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
順應之愚按漢儒以五行論災異正爲不知五行
五事皆有自然之序而恣爲穿鑿之說其言曰甲
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
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
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
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
下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
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

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
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
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天既時則有口舌之
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厥咎舒厥罰恒煥厥極疾時則有革妖時則有
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既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
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厥
極貪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既時則
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心之不睿
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

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既時則有心腹
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
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
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既時則有下
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唐孔氏
曰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五行傳
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
伏生之書也漢書五行志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
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
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

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搢仲舒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末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迄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若于篇。朱子語錄云。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

云聽之不聰。則其事應貌之不恭。則其事應。西山蔡氏云。君即五者之應。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餘。陘。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專為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復齋董氏曰。仲舒劉向五行傳。以五行五事。自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衍其一。則於咎徵。各增其二。曰皇之不極。厥咎。既厥

尚書卷之...
罰當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愚謂洪範九章五行居首而其相貫者五事庶徵而已漢儒分析六極甚無謂也蔡氏知其牽合穿鑿泥於災異將以防人君之失而適以啓世主之惑故深闢之而又以其理有不可爽者故以自然之應論之可謂深切著明者矣今以經之成文事之定理係其感應約爲條緒遵蔡氏之旨正漢儒之謬曰天有五行散爲五氣順則時若逆則恒若人有五事具爲五德修則徵休過則徵咎天人相應理氣存焉大君受命

欽若昊天建其有極惟謹厥德反躬克念休咎靡忒天一生水水性潤下在事爲貌在氣爲兩貌德惟恭貌澤爲水恭而作肅時兩順之弗念而狂恒兩順之地二生火火性炎上在事爲言在氣爲賜言德惟從言揚爲火從而作又時賜順之弗念而僭恒賜順之天三生木木性曲直在事爲視在氣爲煥視德惟民視散爲木明而作哲時煥順之弗念而豫恒煥順之地四生金金性從革在事爲聽在氣爲寒聽德惟聰聰收爲金聰而作謀時寒順之弗念而急恒寒順之天五生土土德稼穡在事

尚書卷之... 四十三
為思在氣為風。思德惟睿。思通為土。睿而作聖。時
風順之。弗念而蒙。恒風順之。人主一身。示天下。得
財成輔相。惟明克允。匪曰一動。厥咎易彰。匪曰一
言。厥休永臧。誠之於思。視聽無違。念茲庶徵。內外
兩持。惟德惟至。惟義惟極。居中御外。孰曰罔克。茲
茲五福。以錫萬邦。未孚于休。外順內昌。上帝降監。
保茲皇極。於萬斯年。為民之式。

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
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

王者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如歲統月。月統日。故王

者之省念以歲計之。卿士以月計之。師尹以日計
之。職任愈卑。則省念愈詳。師尹上之於卿士。卿士
上之於天子。天子反躬自省。視吾之五事。失得如
何。或有大旱淫雨。愆陽伏陰之災。關一歲之利害。
者。王曰。是吾之咎也。一月之間。陰陽不和。卿士則
曰。是吾之咎也。未及一月。以日計之。而亦為災害。
者。師尹則曰。是吾之咎也。蓋災害之大者。則上屬
於君。其次則係於大臣。其次則係於群臣。上下之
間。交相儆戒。不敢有一豪忽。天之心。則必和氣致
祥。休慶駢集。歲月日時。無所變易。而稼穡治功。人

才家國無不各順其宜矣其或玩月愒日昏迷天象災眚若存至若罔聞知自下至上互為欺蔽積日至月積月成歲師尹不致其憂卿士不疚其心天子不能反躬修德遂使日月至歲變其時若百度皆廢休咎所致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

亦好雨

此兩字誤漢志作風

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

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曰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

此皆據漢志文愚謂天體至圓非有界限為日月五星之道路也惟有經星綴天不動可借之以誌界限於是記取日所經歷之軌周圍有二十八星

名曰二十八舍。又記取日行之路。名曰黃道。黃道貫穿二十八舍之間。斜繞天腹。一日行一周而不及。天少許。蓋天亦動。日亦動。皆自東而西。天至健。一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初不知其為一度也。則見日行於內。一晝夜恰一周而不及。天所攬過者。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行恰退過一周。遂即其昃。誌二十八舍。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蓋以日一日不及。天少許之虧。為一度地位也。其黃道既斜繞天腹。則去北極自有遠近。所謂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者。北至者

夏至之時也。南至者。冬至之時也。東井本在南方。朱鳥七宿中。牽牛本在北方。玄武七宿中。今以夏至日行在人間。天北井度近於北極。冬至日行在人間。天南牛度遠於北極。故曰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也。東至角為秋分日行所退之處。西至翼為春分日行所退之處。此云東西者。則按天圖言之。角在東方七宿。翼在西方七宿也。又非人間之東西也。日至牽牛而為冬至。在東井而為夏至。在翼為春分。在角為秋分。此皆漢歷然也。天運於外。日行於內。每歲有差。至八十餘年。則差

一度唐一行謂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及開元甲子却差三十六度自開元至子今又不同矣今則北至井四南至斗初東至軫二西至壁九與漢不同漢歷亦與周初不同也而蔡氏引之者亦示人以歷法大槩使學者知日月之行所以有冬有夏者如此耳

月有九行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

從黑道立夏至從赤道

此亦據漢志文又按大衍曆云凡合朔所交冬在陰曆夏在陽曆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冬在陽曆夏在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春在陽曆秋在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春在陰曆秋在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

黃道相會。故月有九行。其去黃道六度。凡日以赤道內為陰。外為陽。月以黃道內為陰。外為陽。愚嘗思之。月有九行。合洛書九宮之數。分為八節。合洛書八方之數。每一節四十五日。合洛書之日數。五日為一候。九候為一節。合洛書九數。皆以五為宗也。故五九四十五日也。一節四十五日。八節各三百六十日。為一暮之數也。洛書縱橫十五。故月十五日而望也。一六配黑道。三八配青道。四九配朱道。二七配白道。五配黃道。六為老陰。一合五亦為六。在北為立冬。冬至八為少陰。三合五亦為八。在

東為立春。春分九為老陽。四合五亦為九。在南為立夏。夏至七為少陽。二合五亦為七。在西為立秋。秋分。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南字衍文。漢志無南字。
朱子語錄云。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漉魚底。又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

兩漢書謂月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風者軫是東南方屬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人君建其有極而民人會極歸極者所謂理一也。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分殊也。夫死生禍福貧富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各有定之分而不可移者。今而嚮用五福所以勸善威用六極所以懲惡然則福極果出於人力而不謂命哉曰不然皇極之理與天為一故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

天者理之所自出也。皇極既建是訓是行此天之所培也。嚮用五福固有可致之理也。背道滅德自暴自棄此天之所覆也。威用六極固有可召之機。其福極之本皆原於氣壽得氣之長富得氣之厚康寧得氣之安攸好德得氣之純考終命得氣之正凶得氣之暴短折得氣之促疾得氣之疵憂得氣之鬱貧得氣之薄惡得氣之沴弱得氣之衰無非氣稟之所為者。然氣非理無所主。理無不善有生之後氣拘物蔽在乎善返其初與否耳。理順則氣順順則為福蓋理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化故曰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皇極之君德盛仁孰歛福於身推以為訓而與民由之。所謂錫福也。其或自外於聖人之天而無攸好德之實則鮮不陷於六極矣。雖然有常有變為善致福為惡致禍此常也。盜跖之壽顏淵之夭此變也。君子語常而不語變。蓋惟於吾心之天求之。輯纂董氏曰自初一日五行至篇終箕子之叙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

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尋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尋倫哉。

書蔡氏傳旁通卷之四中

